



学术文丛
XUE SHU WENCONG

ZHONGGU WENXUE JITUAN

中古文学集团

● 胡大雷 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古文学集团

胡大雷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4月

中古文学集团

胡大雷 著

特约编辑:覃仕立 责任编辑:桑林佳 封面设计:王 莒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625 字数:190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一版 199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7—5633—2141—1/I·157

定价:8.20 元

前 言

所谓“中古”，是沿用习惯称法，即指现今一般所说的汉魏六朝时期，起于汉初，讫于隋亡，约八百年时间。在这个历史时期内，文学有了蓬勃兴旺的发展。就赋与诗来说，赋最先辉煌，汉代时即为具有主导地位的文体，历代弥盛，始终不衰，佳作频出。诗后来居上。汉时先是乐府诗作单一兴盛，至汉末五言诗兴起，并日愈发达，至梁代时，作诗之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诗品序》）。文学的兴旺发达呼唤着文学集团的出现，文学集团的兴盛则更促进文学的兴旺发达。

所谓“集团”，即指为了一定目的而组成的共同行动的团体。而“文学集团”，即指为了从事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或其他文学活动而组成的、共同进行文学活动的团体。

本书立论的重心在于共同进行的文学活动，因为共同进行文学活动这件事本身，是文学集团的全部目的所在。因此，本书对中古时期文学家们聚集在一起而共同进行的文学活动，细大不捐，都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

学术研究趋向表明，对某一部类中的诸问题与诸领域不断地进行深入化与专门化的研究，是此一部类研究不断成熟化的标志，

也是此一部类研究不断向前发展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中，以往曾作过浅层次研究的问题与领域将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再次被提出来，以往虽曾作过深层次研究而未曾作过系统、全面研究的问题与领域将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也再次被提出来，这些都是不奇怪的，也是学术研究发展所必然的。就古代文学研究来说，这样的问题与领域之一就是关于古代文学集团的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集团，学术界已有专门的论述，或整体论述某一时代或某一时期的文学集团，或单个论述某些文学集团，如对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的研究与阐述。但对古代文学史上的文学集团，迄今尚未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研究，人们的注意力，或集中在对作家一生交游的考察，或集中在对风格流派的研究，而未曾对某文学集团本身及某一时代文学集团本身的存在加以更深入的研究与论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本书基于上述观点，针对中古时期的文学集团进行了集中的、详尽的研究与阐述，期望通过这一研究与阐述，丰富现有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内容，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贡献一份力量。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文人的独立意识——先秦：文人集团的出现	1
一、“士”的分类与文人集团的分类	1
二、授徒游说的学人集团	2
三、成员复杂的门客集团	6
四、倍受尊尚的国士集团	11
五、文人独立意识的获得	14
六、先秦文人集团的自主性	17
第二章 时代揭开新的一页——汉代：文学集团的初创	19
一、为乐府机关写作的文学家群体	19
二、诸侯宾客与赋家集团	21
三、中央朝廷组织的集体文学创作活动	28
四、鸿都门学	31
第三章 邺下风流与竹林风度——魏代：文学集团彬彬之盛	36
一、邺下才子风流聚会	37

二、“置官属”与文学集团的建立	38
三、丰富多样的集体文学活动	44
四、美名佳誉留传后代	51
五、崇文观	53
六、竹林七贤	56

第四章 吴人风采与江南气象——东吴：集体文学活动新的起步

.....	63
一、南北交流中的集体文学活动	65
二、朝廷主持的文学活动	67
三、太子宾客集团	68

第五章 优游相聚与风雅吟咏——晋代：几种类型的文学聚会

.....	70
一、贾谧二十四友	71
二、华林园聚会	74
三、金谷园聚会	76
四、玄学清谈聚会	78
五、兰亭聚会	81
六、庐山石门聚会	84
七、聚会吟咏与畅叙幽情	87
八、桓温文学集团	89

第六章 家族集团、文友集团与诸王集团——东晋刘宋：几种类

型的文学集团	95
一、芝兰玉树的家族文学集团	96
二、同气相求的文友文学集团	100
三、成果累累的诸王文学集团	104
四、文学集团组织形式的完备与成熟	108
五、朝廷的集体文学活动	110

第七章 文心与音律——齐代：文学集团提出创作口号	113
一、文惠太子文学集团	118
二、竟陵王文学集团	119
三、竟陵八友与“永明体”创作口号	123
四、竟陵王文学集团的文坛盛事	127
五、新的特点与后世楷模	132
六、其他文学集团	133

第八章 面貌各异的创作与激烈的论争——梁代：三大文学集团对立	136
一、梁武帝其人与梁代文学的繁荣	137
二、裴子野文学集团	141
三、高扬复古崇质的旗帜	145
四、昭明太子文学集团	147
五、《文选》与文质彬彬的文学主张	151
六、萧纲文学集团	155
七、宫体诗的形成与兴盛	160
八、“新变”的理论口号	163
九、派别文学集团的意义	167
十、其他文学集团	169

第九章 欢宴游乐与赋诗——陈代：文学集团活动的堕落	177
一、陈后主“狎客”文学集团	177
二、其他文学聚会	180

第十章 衰歇后的再次辉煌——十六国北朝：文林馆及其他	182
一、风雅未泯	182
二、北朝魏时的集体文学活动	184
三、自上而下的文风改革	189

四、辉煌的文林馆	192
五、邢邵与魏收“各有朋党”	197
第十一章 南北使者的文学相会——南北文风相融的进程之一	201
一、妙选使者的相互交流	202
二、外交场合的诗文相会	204
第十二章 一个新现象的出现——隋代：开科取士与文学集团	209
一、隋文帝其人与其文化政策	209
二、太子文学集团与晋王文学集团	211
三、开科取士	214
第十三章 中古文坛领袖论	217
一、文坛领袖与文学集团领导	217
二、提倡“新变”与扇扬一代文风	219
三、团结奖掖文学家	222
四、探索诗歌的价值与特征	225
五、精神领袖尚未出现	228
六、他们不是派别领袖	230
结束语	232

第 一 章

文人的独立意识

——先秦：文人集团的出现

中国古代的文学集团，曾经历了一个萌生、发展、完善的过程。先秦时期文学尚未独立，尚未自觉，因此也无所谓文学家与文学集团。但先秦时期已产生具有独立意识的文人，他们或出自政治目的，或出自学术探讨目的，或出自求学目的，或为了谋生的需要，或诸种目的兼而有之，走到一起来了。他们走到一起来的过程，或主动，或被动，但结果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文人集团的形成。先秦文人集团，对于中古文学集团来说，具有榜样作用，其组成方法与活动方式也多被中古文学集团所模仿与效法，只不过中古文学集团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与完善而已。要了解中古文学集团，就必须先了解先秦时期文人集团的方方面面，因而本章具有“引言”性质。

一、“士”的分类与文人集团的分类

“士”本分武士与文士，顾颉刚认为：“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随着历史发展，“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武士与文士之蜕化》，见《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这基本上是被学术界所认同的。范文澜论“士”说：

士大体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

专门家，著书立说，反映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思想，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这一类人声名大，待遇优……一类是策士，即所谓纵横家。这一类人长于政论，富有才能，凭口舌辩说，得大官取富贵……一类是方士或术士，这一类人可分为两等，一等是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学科的专门家，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贡献；一等是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的游客。最下一类是食客，这一类人数量最大，流品最杂，其中包括鸡鸣、狗盗、任侠（恶霸）、奸人、罪犯、赌徒、屠夫、刺客等等无赖凶人，通过贵族将相来吸食劳动人民的血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第248—249页）

这是依“士”的性质而分类。先秦文人集团以“士”为主体而构成，但领袖人物或召集人对其构成也起着主导作用，因此，以此二者为依据，先秦文人集团可分为三类：学人集团、门客集团、国士集团，以下依次叙述。

二、授徒游说的学人集团

“学士”一类人，他们因为出身、经历不同，立场不同，或者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看法不同，提出了不同的政治主张与要求。这些“学士”中的突出人物，有的教授生徒，一来为了糊口解决生计问题，二来也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与政治影响；进而，他们带领自己的学生游说列国，推行自己的学说，这就是先秦时的学人集团。这类集团以孔子集团、墨学集团与孟子集团最为著名。

聚三千弟子的孔子集团：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教育家，他最早公开招收生徒、私人讲学，相传他先后教过的弟子有三千多人，其中优秀杰出者有

七十二人。孔子的学生是渐渐多起来的,《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又称:“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孔子大规模地招收生徒,是在他将近五十岁的时候,但孔子建立的不仅仅是当时最大的讲学团体,而且还曾带领他的部分学生周游列国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席不暇暖。孔子带领学生门徒一起出游列国,这种以文人集团形式出现的游说活动,大都是在他五十岁以后。孔子五十岁时,鲁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为鲁国六卿之一,主管刑狱。孔子五十六岁时,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这时,因鲁君怠于政事,孔子在其学生的劝说下,率领门徒出游列国,先来到卫国,后来先后历经陈国、蔡国、楚国等地,有时被接纳,有时不被接纳,后又回到卫国,再从卫国回到鲁国。孔子及其门徒每到一地,都向当政者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渴望自己的政治主张得到认可和实行。

孔子建立的学人集团,是以自己为领袖的,以讲学授徒与率领门徒周游列国两种形式组织起来的。孔子倡导的是儒家思想,他成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而这个集团的成员则是儒家学说的推广者。

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墨学集团:

墨子早年受过儒家教育,做过大夫,后来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便广集门徒,游说诸侯,“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孙诒让《墨子传略》)。《淮南子·要略》称: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说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墨子代表的是庶民的利益,他所创立的墨学集团猛烈攻击的对象是儒家,想以此取代儒家而得到统治阶级的重用,其主要的政治主张为“非攻”与“兼爱”。以墨子为首的墨学集团人数有时并不多,《淮南子·主术》称:

慕义从风，而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

或称百数十。但这百数十人有着严密的组织性与严明的纪律性，都忠实、严格地执行墨子的指令，《淮南子·泰族》称：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

所谓“化之所致也”，即指是教育与纪律的约束使这些弟子“赴火蹈刃”而“死不还踵”。这是自觉地按照某些原则纪律组成的团体，不像孔子集团那样松散，所以墨子率领弟子所作的事，可视为是在这个团体的纪律约束下才作出的。《墨子·公输》载，楚将伐宋，墨子一方面亲往楚国阻止，一方面派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赴宋守城，即可作如是观。在外作官的墨学集团成员，如果违背了集团的原则或纪律，就要受到一定的惩罚。《墨子·鲁问》记载了墨子弟子胜绰在齐国为官，因违背了“非攻”原则而被召回的事：

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诸子集成》本《墨子间诂》，下同）

墨子经常推荐自己集团中的人去作官，如《墨子·贵义》中载“子墨子仕人于卫”；《公孟》载“子墨子曰：‘姑学乎？吾将仕子。’”但是，集团成员在外作官所得到的俸禄，须分一部分给集团，这也是集团的纪律。《墨子·耕柱》载墨子推荐耕柱子到楚国作官：

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耕柱子处楚无益矣。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曰：“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

墨子死后，墨学集团的领导人被称为“巨子”，代代相传，集团中的人要绝对服从巨子的命令。即所谓：“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庄子·天下》）

总之，墨学集团有着严密的组织性，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四章中总结其组织性为“刻苦生活”、“听从巨子”、“舍命行道”、“严守家法”、“实行教义”、“分财互助”六点。

游说列国待遇丰厚的孟子集团：

孟子是孔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家大师，他是孔子儒学忠实的继承者与推行者。他得孔子学说的嫡传，孔子传曾参，曾参传子思，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再传孟子。史书上记载较多的是孟子与弟子出游列国游说之事，《孟子·滕文公下》即载彭更质问孟子说：

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这“从者数百人”虽难以肯定全是孟子的弟子，但其中有很多是他的弟子，则是肯定的。孟子集团先后往来说过齐威王、宋王偃、滕文公、邹穆公、梁惠王、梁襄王等。他曾拒绝接受齐威王所馈兼金一百镒，而接受宋王偃馈赠的七十镒，又曾因引起邹穆公的不满意而被停止了馈赠，致使绝粮。

孟子集团已不似孔子集团兼顾授徒与游说而具有较多的教育团体的意味，其偏重于游说活动，这就使得文人集团的意味更为浓重。

其实，诸子百家的学说之所以能流行于世，一方面是由于其著书立说，一方面则靠门徒弟子的推广宣传。因此，诸子百家实际上大都曾组织起过集团，只因为史料的缺乏，这里只拈出这三个集团稍加阐述。

这些学派性质的文人集团至汉代仍有活动，引起当政者的顾忌与痛恨。《盐铁论·晁错》载御史大夫桑弘羊之言说：

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谋叛逆，诛及宗族。

这里的“儒、墨”当是泛指诸学人集团而言的。

三、成员复杂的门客集团

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召士养士蔚成风气。据文献记载，较早大规模召士养士的是齐桓公，《国语·齐语》载管仲说齐桓公曰：

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裳，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

管仲劝齐桓公多召士养士，以扩大自己的声威与势力，齐桓公这样做了。卿也有召士养士的，如晋世卿栾怀子喜欢养士，执政范宣子就害怕他。

至战国时期，召士养士更为盛行，声势最为盛大的是卿大夫的召士养士。当时几乎各主要诸侯国都有这种出自私门的门客集团，最著名的如战国四君子的门客集团。

齐孟尝君田文的门客集团很为壮观，《史记·孟尝君列传》载：

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田）文等。

赵平原君赵胜的门客集团的规模与之不相上下，《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称其“宾客盖至者数千人”。魏信陵君无忌的门客集团也有如此规模，《史记·魏公子列传》载：

公子（信陵君）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

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

楚春申君黄歇的门客集团亦不甘示弱，《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另有秦吕不韦的门客集团，《史记·吕不韦列传》有这样的记载：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这些集团中的成员，有些诚如范文澜所说是鸡鸣狗盗之徒，但也有许多是正派人，其中有政治家，也有读书人；但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他们都是为了谋一个出路、混一口饭吃才来到集团里的，因此又称他们为“食客”。所以，这样的集团尚不能算是纯粹的文人集团。

这些集团中的成员在集团中是被分了等级的，如孟尝君从秦国逃出来，就得力于“最下坐有能为狗盗者”与“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者（《史记·孟尝君列传》）；信陵君以“侯生为上客”（《史记·魏公子列传》）；春申君的门客中，“上客皆蹑珠履”（《史记·春申君列传》）。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著名的冯驩的故事，《史记·孟尝君列传》载：

初，冯驩闻孟尝君好客，蹑蹻而见之，孟尝君曰：“先生远辱，何以教文也？”冯驩曰：“闻君好士，以贫身归于君。”孟尝君置传舍十日。孟尝君问传舍长曰：“客何所为？”答曰：“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缞。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迁之幸舍，食有鱼矣。五日，又问传舍长。答曰：“客复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舆。’”孟尝君迁之代舍，出入乘舆车矣。

由此看来，孟尝君的门客集团的成员分为三等，即传舍、幸舍、代舍。《史记索隐》称传舍、幸舍、代舍就相当于下、中、上三等门客所居住之处的名称。《战国策·齐四》也记载了这件事，不过其中冯驩作“冯谖”，其所在与待遇分别为“食以草具”、“门下之客”、“门下之车客”，也是三等；《战国策》鲍彪本补曰：

《列士传》，孟尝君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鱼，下客食菜。（《战国策》注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门客诸等之间有升降，冯驩就从下客升为上客；又如毛遂自荐的故事，他因有功于平原君与楚王的盟约签订，“遂以为上客”（《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而那原是“最下坐有能为狗盗者”与“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者立下功劳，“孟尝君列此二人于宾客”（《史记·孟尝君列传》），“宾客”大体上与“上客”同义。

门客集团的主人与门客之间的联系人是传舍长一类人，如孟尝君就是通过传舍长问冯驩的情况的。另外，如《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载，当毛遂自荐时，平原君曾对毛遂说：“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由此可见，“左右”这类联系人是要定期向主人汇报门客的情况的。

既然养了这么多门客，那么到了紧急用人时刻，就必定要在这些人中选用，这就是“士不外索”的门客使用制度。《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载：

秦之围邯郸，赵使平原君求救，合从于楚，约与食客门下有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胜，则善矣。文不能取胜，则歃血于华屋之下，必得定从而还。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门下足矣。”

毛遂自荐时，也口称“不外索”而要求自己去。

私门召士养士之所以比国君召士养士为盛，原因是多方面的，